

南京祭血

阿垅



K265.6

4

南京血祭

阿 垅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南京血祭

Nanjing Xue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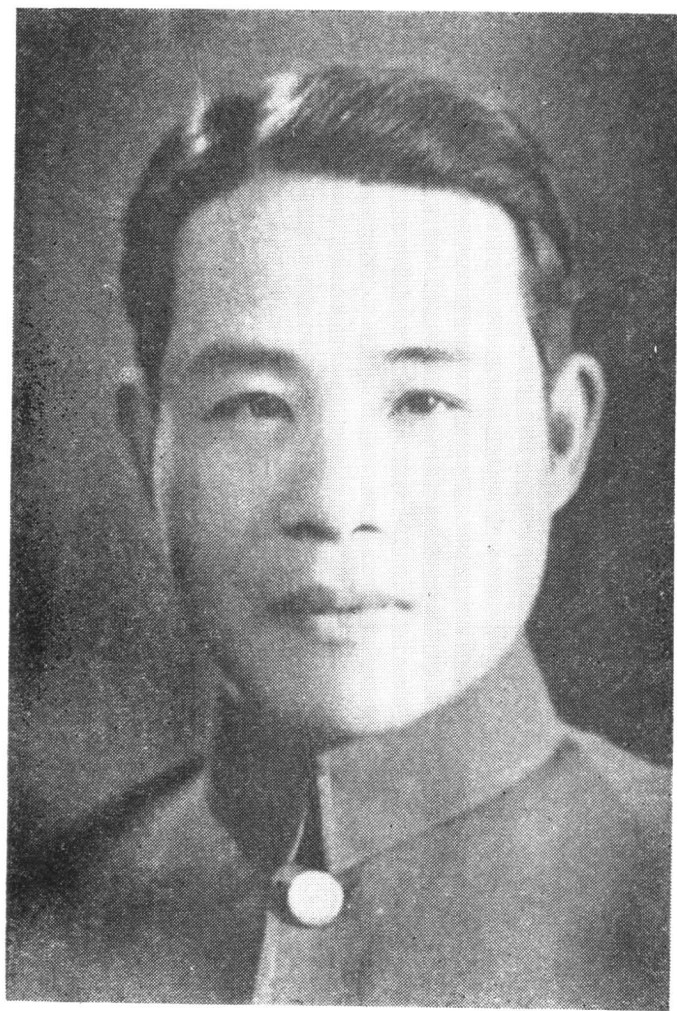
字数14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7 $\frac{3}{8}$ 插页3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5,500

ISBN 7-02-000139-4/I·140

书号 10010·4214 定价 1.65 元



作者像

序

自有人类以来，就有战争，各种各样的战争。

自有文学以来，就有战争小说，各种各样的战争小说。

在世界范围内，有古代部落与部落之间在不同图腾之下进行的战争，有封建领主之间为扩张各自的采邑进行的战争，有不同教派为争夺同一个圣地进行的战争，更有以拿破仑命名的席卷封建欧洲战争，有希特勒为反人类而发动的、一两天内就征服一个国家的战争，同时也就有了揭竿而起的各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战争。然而，以弱抗暴的哀兵必胜。即使鼓衰力尽，矢竭弦绝，仍然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甘以鲜血沃肥故园劲草的爱国将士们的英烈风范，必将越百世而不泯。

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几千年来铁马金戈之声不绝于耳，有军阀之间相互砍杀战争，有被压迫人民忍无可忍、奋而起义的战争，更有全民同仇敌忾、誓死抵御外侮的战争——后一种战争是同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袁崇焕、邓世昌……以及杨靖宇、谢晋元、黄继光、邱少云等一系列光辉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每一个名字都在特定的反侵略战争中代

表示了中华民族的高大的灵魂。

战争作为和平的对立面，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故而成为永恒的文学主题。比起战争来，战争小说虽然同样多不胜数，但象正义战争本身一样撼人心灵而得以流传者则相对地少。在世界范围内，远古的史诗不说，有由后人客观摹绘的《罗马之战》，有从历史宏观开展全方位描写的《战争与和平》，有从一个侧面反映亡国之痛的《最后一课》、《两个朋友》、《海的沉默》，有同代人掌握近距离真实的《火线下》、《西线无战事》、《日日夜夜》、《黎明静悄悄》等。

在中国，比起战争来，战争小说同样显得少。尤其是比起长达八年的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历次战役来，正面描写这些浴血奋战史迹的小说就显得更少。可以举出《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地雷阵》、《平原游击队》等几部，这些都是正面描写有组织的人民战争的，将对后代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不同的教育意义。然而，在全民抗战的意义上，从所谓“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方面来看，描写在“亡国论者”或“速胜论者”的错误指挥下，一任铁蹄蹂躏，山河破碎，万里朱殷，生灵涂炭——描写日本侵略者之暴虐、被侵略的中国人民牺牲之惨烈，从而永垂历史教训于后世的小说，多少年来似乎还找不出一两部来，直到最近才有周而复的《南京的陷落》问世。不论从文学的或非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方面需要填补的空白实在太多了。

《南京血祭》这部小说正可以说填补了这一部分空白。

它写的正是五十年前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抵抗强大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它写了漫长的抗战历程的一个断片，写了抗战第一年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撤退和陷落，写了侵略者的灭绝人性的凶残、及其以凶残相掩饰的一切侵略者难免的虚怯，写了当时中国军事当局的大言壮语、及其与大言壮语鲜明对照的腐败与无能，写了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对于故土的眷恋、被迫背井离乡的悲痛、及其在颠沛流离中的无助与无望，写了参战的下层官兵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同手榴弹一起扔出去的英勇战斗和壮烈牺牲……。

这里有歌颂，对于爱好和平而又敢于抗击强敌的民族精神的歌颂；有谴责，对于悍然发动战争、以杀人竞赛取乐的侵略者的谴责；有批判，对于由于腐败与无能而轻易放弃大好河山的错误决策者的批判——同时更有针砭现实的意义，因为这部小说写于南京撤退后两年，更多的国土相继沦丧的时候，写于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全民抗战”的号召，南北各地群众纷纷组织起来进行自卫的时候，同时也正是国民党当局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时候。

作者当年是一个拿枪的人，曾经作为一名下级军官参加过“八·一三”战役，因负伤退下了火线，在养伤期间写过《闸北打起来了》、《从攻击到防御》、《斜交遭遇战》等当时传诵一时的战地纪实报告；后来，到了延安，读了《论持久战》，对南京一战从军事上到政治上有了新的看法，于是着手写这部小说；他开始懂得“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认识到南

京一战的惨败，不仅在于军事决策上的错误，更是国民党当局脱离人民、拒绝在全民全军中间进行抗日的政治动员所造成的（参见本书作者的后记）。

不过，文学作品毕竟要当作文学作品来看。由于材料搜集困难，写作时间有限，加之作者更擅长于写诗，这部小说不是没有缺点的。至少它令人感到，不象小说，不象报告，而是一个愤怒的诗人在奋笔疾书——也就是说，个人的主观情绪多少压抑了小说不可或缺的现实主义精神。当年，胡风先生读完本书的初稿，曾经指出过这一点。然而，作者主观上倒是力图通过个人情绪写出真实来，他把自己放在作为本书主人公的普通士兵中间，以浓墨重彩涂抹一些和他们一起经历的冲锋或扼守、负伤或阵亡、退却或溃散等等酷烈场面，毕竟为这些坚决为维护民族尊严而战的无名英雄们，留下了一幅幅可歌可泣的至今仍然令人悲愤填膺的血祭图。

本书完稿于一九三九年，作者因治病从延安到西安之后。当时曾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征文中获奖，但因故（据说是“太真实了”）未能出版。次年经过一次修改，修改稿也未能出版，后来散佚不知下落，但修改以前的初稿却一直留在作者身边。到作者一九六七年逝世，他由于陷入一桩重大的错案，也一直没有机会将初稿重新整理出版。

今年正值卢沟桥打响抗战第一枪的五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作者的遗稿中间发现了这部小说的初稿，代替作者作了一些必要的文字加工，并将原来的书名《南京》改

为《南京血祭》，慨然将这部被埋没近半世纪的作品加以出版——九泉之下的作者将会感激，作品中牺牲的将士和死难的人民将会感激，经过南京浩劫而仍活到今天的人们将会感激，没有经过抗日战争而今在为振兴中华尽心尽力的后代将会感激，连当年站在侵略一方到过中国、今天可能认识那个历史错误的日本前军人，为了得以从中恢复人类的良知，也将会感激吧。

那场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历史的深处。中国人民今天完全不同于当年，中国军队今天完全不同于当年。但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不畏强暴、敢于抗击任何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永存，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热爱自己的家园，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自己的家园，不惜坚持抗战到底的爱国英雄主义永存。

这部小说的写作和出版，我想，就是为了从历史的深处来证明这一点。

绿 原

1987年8月12日

第一章

通讯兵中尉排长严龙，正在刷牙齿，口角上象被刺破的浆果一样涌出白色的液体，一滴一滴的滴在脚边的和花砖的暗红色混合着的半阴影里。他仿佛是被闹醒的，脸色在柔和的室内光线里那样不调和的严峻而阴沉，他的腰优美的微弯着，丝质的薄衬衣仿佛吹在微风里那样颤动着。勤务兵走过他的面前，开了窗，新鲜的光线和新鲜的空气立刻充满于室中。桌上的三个苹果红得要微笑一样，有一种油脂的光泽，朦胧的构成了投影，远一点，是两罐“白金龙”纸烟，一本《荡妇自传》胡乱的摊开着，用一个细颈的瓶子压住了一张桔黄色的旧戏票，这个瓶子是高贵的玻璃做的，一个侧面有一条透明的光，里面是绿得象春天的小草一样的巴黎香水，一枝翠绿色的钢笔随便抛在一角。忽然外面有人高叫了一声。他机警的立直了，连忙在桌角上拿起勤务兵给他预备着的那一杯清水，漱了一口，“铛！——”把牙刷摔在脸盆里，抹抹口，拖着绣花的拖鞋走着小步子匆促的掀起门帘来钻了出去。

人跑来跑去。

“……九十九架，方向三到七，高度三千……”

总机室里的工作是平静而紧张的。一台三百门的总机和两台一百零五门的总机全忙乱得象晴和的春天的蜂箱。三个值班的，一个中士和两个上等兵，每一个人手里有十对到十五对蜜蜂一样活动着的金属塞子，一下纳入小插孔里去，一下又拔了出来，每一个人都说着简单重复而没有感情的话。“吱儿，吱儿……”受话显示器和终话显示器落了下来又给人按了上去，这个才给人按了上去那个又自己落了下来。有的上面贴了红纸，那是通到警报总站、防空司令部和重要的军、政机关或者要人官邸去的。

严龙望着那一双手，那样灵活的在那些复杂的交叉着的各种颜色的电缆间活动着，满意的摸了一摸下巴，走回排长室去。他并不继续洗脸，他加穿了一件黑白两色的羊毛衣，困倦的点着一枝纸烟。向窗外看，天是那样的澄澈，一片无边的深蓝，只有东北角上有一点鳞纹云飘浮着；风是静静的，有一点凉，吹过的地方有半黄的树叶细细的作响，也有麻雀在叫。他摇摇头，把有点凌乱的头发索性弄得纷乱象兰叶。忽然他叹了一口气：

“他妈的，今天你又来！”

这是一个高贵的人物；也就是一个软性的人物。他不会骂人，别人骂人的时候他会不相干的不好意思起来，或者讨厌。但是他却例外的骂他的勤务兵，尤其会用秽褻的字眼骂敌人。他怕警报，怕战争，在空袭的时候他会象老鼠一样深深的躲在地下室里，心跳得水碓一样有沉重的声音。虽

然他对自己说，要勇敢起来，虽然他说过，一个有骨气的人应该在这样的时候，做个真正的军人。他爱美，爱吃糖果，爱穿西装，并且爱在胸襟上插一两朵小白花或者装饰一块红红绿绿的丝质手巾；他爱看电影，嗜好脸谱、旧邮票、金鱼之类的小玩意儿。就是为这些，他附和过和平的理论；并且，一直到现在，他总把战争认作是文化的毁灭，不论从日本方面的军事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没落说，或者从中国方面的要求解放、独立、自由的立场说，结论都一样，战争就是战争。他是这样一个难以揣测的没有固定论点的人。

但是，当九月五日那天的轰炸以后，他看了那断头缺足的八府塘，看了那个结实的青年给炸倒的树枝贯穿着项颈，象疯狗一样在秋风里嗥叫着、挣扎着直到死去，看了他曾在那里举行婚礼而现在完全给炸碎了的安乐酒家，看了地上那一只血淋淋的穿着银色高跟鞋的断脚，他过去认为与自己是那样疏远的战争，现在到底不再是可以不附条件的被咒诅的东西了，有时候并且有一种报复的冲动活动在血液里。和平么，和平已经是过去了，它落日一样没有光辉，没有能力，没有希望，没有世界，悄悄的在辽阔的地平线上下沉，并且是应该沉下的。那一个通红的血的场面，他是怎样也不会忘掉的；尤其是最初的几天，当他的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那一只血淋淋的穿着银色高跟鞋的断脚仿佛就在他的面前，象物体脱离不了影子一样，那样生动，使他吃惊，使他激动得变了脸色。他穿了衣服，是草绿色的哗叽军服。尖空中忽然发出一种恐怖的大声。他的一只皮鞋还没有穿

好，他用力的踏下去，他的心跳着，就象池塘边被惊起的一群小青蛙狂乱的跳蹿。他还没有把皮鞋穿上脚去，右手的一个手指却被踏扁了，他恨恨的骂道：

“鬼畜的！看今天不揍你几架下来，才怪！……”

“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

电笛的声音，仿佛是风雪冬夜里觅食的饿狼的呼叫；它低抑的从遥远的地方起来，忽然高亢起来，变做狂风粗暴的驰骤在天空，诉说它的郁积，诉说它的贪婪，诉说它的残酷，然后扫过空旷的原野，低沉下去，低沉下去，只留下一种凄凉而绝望的余音，一种垂死呻吟的鼻音，漫长而软弱。但是一下它又咆哮起来，用一种威胁的声音，叱责着上帝，叱责着生命，叱责着一切，使人类战栗起来，世界上散布着不安。

这声音又仿佛是古代的恐龙在绝叫：当地层崩陷的时候，它们，有的被火山烧炙了，带着一身皮毛的火焰向不可知的远处窜走着，跳过一大块岩石又跳过一大块岩石，用爪子撕着自己，用口咬着自己，忧愁、恐惧、愤怒和辛辣味混合在一起，向青青的天空吐出了它的乞求的呼声；有的，被卷入在呼啸不定的海浪里，有一种冲击的力量使它窒息，而它却眼望着自己的涯岸和大陆，用本能泅泳着，要回到自己的位置去，要回到以前和平而自由的生活去，但是水向它的手里流来立刻又从它的手里流去，它的庞大的身体没有一点可以使劲儿的地方，海浪象一个重拳戏弄一个皮球那样戏

弄它，一下抛到空中，一下让它落在硬土地上，捉住它、扑击它、压缩它，它的一身矫健的力量到这里反变做累赘的疲乏，它将沉没，口已经浸到水里去了几次，于是在它再次在海面上冒出头来的时候，它用最后的声音向时间、空间提出控诉：世界是不是将这样平静的看着一种巨大的生物在世界末日到来以前灭绝？有的，并没有怎样感受到身上的灾难，但是却被这个变异激怒起来，它高高的举起爪子，扑打那些给大风吹来的山石和从地隙喷出的熔岩，它没有地方可退，也不会想到退，它红着两眼，蒸热着粗大的柱形鼻息，半露着锐利的牙齿，竖立着笨重的尾巴，它需要挑战，他需要搏斗，它要决定历史，决定自己和自己的伙伴的历史，于是它一声紧接着一声的发出洪大而激荡的吼叫。

车辆、人、落叶、风和尘土交杂着在每一条马路上纷乱的奔走着。商店忙乱的关了门，一块门板“拍”的发出大声，倒在行人路上。一个小孩子给粗鲁的父亲拉着向东走去。小孩子哭叫着，用颠颠的碎琐的步子跟随着，跌倒了一次，又几乎跌倒两次。一个女人手中的铜币忽然落在地上，她弯着腰去拾，才拾起四个又落了两个，清脆地发出“铛铛”的声音，有一个还滚得远远的；女人追了过去，忽然给背后的人撞了一下，于是两个人红着脸彼此大骂。黑衣的警察和蓝衣黄臂章的防护团员立刻布满街头巷尾，宪兵们乘坐着涂了黄泥和插着树枝之类作为伪装的大汽车来了，他们有的立在十字路口，有的躲在沙包垒成的掩蔽物里，有的在冰

泥的工事边指挥着行人。一个身着黑衣的老妇人拄着木头手杖，用瘦削的小脚走路，别人走一步她要走三步才跟得上。她焦灼的瞪着昏暗的双眼望着拥挤而没有终止处的前面，多皱而下垂的面颊上闪着泪光，泪水滴落着。她用颤抖的声音喃喃叫道：

“还是死了吧！还是死吧！……什么活罪，我这样老了的人，……我不信我前世作孽，象我们这样的老百姓，……”

整个南京市不久就看不到什么人了，仿佛它是才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古代都市。紫金山用一种暗蓝色的调子雄踞在城的东方，白石的中山陵在严肃的气氛里看来更其崇高和庄严，茂盛的小松树林以青年的姿态傲慢的直立在战争面前，天文台银色的屋顶在天堡城上悠闲地发射着灿烂的文化的光辉。玄武湖上水波静静的，没有一点被扰乱处，小鱼追逐着从岸上飘来的杨柳叶子，鸟雀在半枯的树枝上或者在纷飞的落叶里成群喧叫，残败的荷叶仍旧扩散着隐约的清香。这一切充满了生命的蹬动，没有向战争低头，不是大胆而沉默的接近着战争，就是透过战争而显示存在。

紧急警报响起来了：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十几分钟以后，一个二十七架九六式重爆击机组成的轰炸机群掠过鳞纹云出现在东南角的天空，后面有一群一群的鸦群一样的黑点连续地向市区飞来，高空中有一群驱逐机迅速地划过。这些，发出咬嚼着血肉的野兽的恐怖或者满足的咆哮，使平静的日光发抖，使凝重的群山发抖，使

爱好和平的城市发抖，使古旧的土地发抖，使空气搅乱而成为一片不安的疾风。

于是，在它们绕城半周的时候，各处的高射炮射击起来：

“镗！——镗！镗！镗！……”二公分的苏罗通在五台山的方向怒吼着。

“蓬！——蓬！——蓬！……”三公分七公厘的三零式在紫金山附近应和着，一团一团白色的炮云凝结在海面一样的广大天空上。

“钢镗！……啦啦啦啦镑！镑！镑！镑！钢镗！哈啦啦啦……”七公分五公厘的大口径高射炮凶猛地射击着，四朵白色的炮云后面跟着另四朵白色的炮云，激烈地翻滚在仿佛要把天空撕做两片的大气派的声音里。

一架敌机头上忽然红黄地发火，“呜！——”一声痛苦的嘶叫，立刻曳着须子一样的黑烟翩翩的沉下。另一架敌机的两翼摇晃了一下，向右转，钻过炮云，单独向那一片鳞纹云急速的逃走。

“轰，轰，轰！……”一阵连续而猛烈的爆炸。

“轰！轰，轰，轰，轰！……”

各处轰炸着，一朵黑烟又一朵黑烟腾起在建筑物中。一条街道焚烧起来，暗红的火焰伸到空中，舒展着，舞蹈着。天空变了颜色，浓黑弥漫做一片，把日光遮断。

严龙狼狈的跳进了地下室，眼前忽然变黑，摸索着，坐在铺在地上的染了蔷薇花香的被褥上。他无力的低了头；

手指神经衰弱一样的牵动着，耳朵在响，心在动荡。他叹了一口气，伸手过去，在角落里摸到一个纸烟罐头，从里面撮出一粒咖啡糖来，剥锡纸剥了好久，然后把它投在口中，但是什么香甜味也没有。他躺了下去。外面又是一阵轰炸声，地下室有如水中的小船一样的波动，一些泥屑“窸窸窣窣”的从上面落下来，落在他的项颈上。他忽然发怒的样子，吐掉那块糖，不安的立了起来，一只手扶着地下室的入口处，仿佛上面的房屋就要坍塌下来。他的舌头有点不自然地骂道：

“你鬼偷的！不揍下你一架、两架来才怪！”

天空，敌机的队形已经散乱得象不懂秩序的乌鸦一样，我们的驱逐机正在追击它们。这种驱逐机轻捷得象燕子掠水而过，从敌人头上优势的俯冲下来，画一个圆，又咬住了一个迟缓的尾巴，或者钻到没有能力还击的敌机肚子下面，给它一个奇袭。这样，一架敌机一下变做一阵菌形的白烟，远处还有一架盘旋栽下，在空中留下了一个黑色的螺旋形的轨迹。

当空袭警报发出的时候，人群象迁穴蚂蚁一样集中在水西门，挤塞住了道路，用各种哗噪慌乱的声音呼叫着。警察额上渗出薄汗，蹙着愤怒的双眉挥舞着手中的棍子，把嘶哑的大声向人们头上抛去。一个穿着黑布棉衣的老妇人，还没有走近城门，就软弱的立住了，两眼无光而茫然，绝望于自己的力量，把背脊斜倚在街道的灰黑色的墙上。她的手上和额上，静脉象爬虫一样困倦的凸涨着。她的五十六岁的